

喬治·桑

安吉堡的磨工

羅玉君譯

B13217/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喬治·桑

安吉堡的磨工

羅玉君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George Sand
LE MEUNIER D'ANGIBAUT

Calmann—Lévy, Éditeurs
Paris, 1928.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08 字数248,000 开本350×1168³/₁₆ 印张11³/₁₆ 插页3

1958年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500册

定价(6) 1.10 元



作者像

前 記

乔治·桑是法国十九世紀著名的女作家，她的真名是亞夢汀·奧洛尔·呂西列·杜班，生在1804年7月11日，死在1876年6月8日。她一生写了一百四十多种小說，还写了許多篇戏剧、論文和童話故事。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社会小說“安吉堡的磨工”、“孔許耶婁”等，田园小說“魔沼”、“棄兒弗朗沙”、“小法岱特”等。童話故事“老祖母的故事”、“說話的橡树”、“比克多尔堡”等。

乔治·桑是一个勤劳的多产的作家，她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她热爱劳动人民，她能够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她写得又快，又多，又好，使她在世界文学的領域里佔着重要的位置。俄国文学理論家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都很推崇她；俄国作家赫尔岑、屠格涅夫是她亲密的朋友；馬克思把他著的“哲学底貧困”亲笔題詞：“獻給乔治·桑女士”；这本书到今天还陈列在莫斯科馬列学院的圖書館里，可見革命导师对这位女作家曾給了很高的評價的。

“安吉堡的磨工”是乔治·桑的代表作品，內容叙述瑪塞尔男爵夫人有高尚的社会理想，憎惡享乐腐化的貴族生活，她勇敢地放棄她的階級特权和財富，走向劳动人民的队伍里，嫁給机械工人列莫尔。磨工格南·路易是作者理想中的正面人物，善良

正直，勤勞勇敢，時常幫助他周圍的窮人。他不像瑪塞爾，列莫爾那樣，把財富看成贓物，他以為金錢本身沒有罪過，一切財富皆屬於勞動人民，只要清潔的手去掌握它，使用它，便可以為人民創造幸福；^①可是要有理想的社会制度和個人的道德修養，才能保證人們雙手潔白。

富農布芮可南的形象最生動，最突出，借了這個人物發家致富的秘訣；由富農到地主，由地主想爬到貴族，作者真實地、徹底地暴露了資產階級的醜惡本質。布芮可南簡直是一條對財富貪得無厭的巨蟒，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表現了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在他的野心的支配之下，不但他的道德良心在墮落崩潰，就連他對家庭、父母、子女的天倫關係，也在墮落崩潰。他逼得大女兒發了瘋，小女兒也幾乎被迫發瘋，結果瘋女放火燒燬新舊堡寨，那展開在讀者眼前的一幕一幕可怕可哀的場面，正可以作為“共產黨宣言”抨擊資產階級的罪惡的插圖。^②

喬治·桑把布芮可南這個典型人物寫得十分成功，和莎士比亞筆下的歌洛克，莫利哀筆下的阿巴貢，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台一樣的有血有肉，一樣的千古不朽；這四個吝嗇鬼同是刻薄起家，同是銅臭薰人，可是他們每個人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性格，又絲毫不容讀者混淆。

別林斯基在1846年的一篇報告里說道：“在‘安吉堡的磨工’這部小說里，一位大師描繪了現代法國人生活的圖畫，这里面有一個典型人物，那富有代表性的布芮可南先生，簡直是愚昧、貪財、慳吝、感情惡劣、眼光狹小、他所隸屬的那個階級的卑賤的

① 見本書十八章。

② 參閱“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版，三十五頁至三十六頁。

化身。他騎在人民頭上，在法國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完全依靠他的錢袋。這個典型人物，實在是被一只天才的手描繪出來的。”^①

除了布芮可南這個典型人物之外，其他如瑪塞爾，列莫爾，格南·路易母子，羅斯，瘋女，乞丐，布芮可南婆媳等等，每個人物都有極鮮明的性格，甚至只出現了一二次的趕車人和婢女，形象都十分鮮明，對讀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使人展卷即不忍釋手。

“安吉堡的磨工”整個故事的進展以愛情為線索，如瑪塞爾對列莫爾的戀愛，磨工對羅斯的戀愛，瘋女對保羅的戀愛等等。作者把這許多複雜的愛情故事，複雜的各個階級的人物，複雜的內容的發展，很巧妙地組合在一起，都集中在五天的時間之內，都集中在布芮可南的農莊上和安吉堡的磨坊里，那種天才的藝術結構和高度概括的表現力，使“安吉堡的磨工”這本書，成了一座光芒四射的文學寶山，對人類文化遺產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譯者 1957年5月上海。

① “別林斯基全集”溫古諾夫主編，第十卷一百二十四頁。

原 序

這本小說的誕生，和其他許多小說一樣，是一次散步、一番會談、一個閒暇的日子、一個無法消遣的時刻的結果。凡是曾經寫過幻想的作品，甚至是科學的作品的人，不管寫得好與不好，都知道精神事物的幻象，常常是從具體事物的幻象出發的。從樹上落下一只蘋果，使牛頓發見了一條宇宙間的偉大定律。一本小說的結構，當然更可能由於某一件事情或者由於某一個東西的巧合而產生了。在科學天才的作品里，總是憑借思考，從事實本身得出事物存在的理由。在藝術的虛構里，即使是最簡單的虛構，也是憑借了想像，來把孤立的事實加以聯繫，加以補充，加以美化。作品內容的豐富或者貧乏，是另外一個問題；至於精神活動的過程，對於所有的作家都是一樣的。

在我們的山谷里，有一座漂亮的磨坊，大家叫它做安吉堡。我不認識那里的磨工，我只認識這個磨坊的業主。那是一個老先生，自從他在巴黎和德·羅伯斯庇爾^①先生（他常常這樣的叫他）有了來往以後，便任憑他水閘的周圍生長一些野草、榛樹和

① 羅伯斯庇爾（M. de Robes Pierre 1758—1794）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一個領袖。

荆棘，橡树和蘆葦都一样地滋長起来了。听其自流的溪水，日久在泥沙和乱草当中冲洗成一条条的、小小的急流。在夏季水浅的日子里，水边的植物用它們茂盛的枝叶，把这些急流掩盖起来。这位老先生現在已經死了；人們在那里进行了不少的砍伐工作。在这座小型的处女林里，有許多可以砍伐的树枝、可以鋸板的木材。今天那里还剩下几株美丽的树木，几条小小的溪流，一个颇为清凉的小水池和几叢高大的荆棘，这对于我們这兒的气候來說，那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个荒野的乐园，这个被我和我的孩子們在 1844 年帶着欢乐的心情和惊異的呼叫發見了的乐园，現在和許多別的地方一样，只是一塊小小的美丽园地了。

布朗西蒙堡寨，同它的美丽的風景、养兔林、庄园，正像我忠实地描繪出来的一样，至今还依然存在；只是它的名字不叫布朗西蒙罢了。布芮可南那一家人也是一些虛構的典型人物；在这个故事里表演了一个角色的瘋女，是我在別的地方看見过的，她也是一个因为爱情而發了瘋的女人。她給了我和我的旅伴那样深刻的、痛苦的印象，以致我們虽然走了二十里^①去探寻一所文艺复兴时代的宏伟的寺院的廢墟，但是我們在那里連一个鐘头也沒停留下来便走开了。这个不幸的姑娘，選擇了那个悽凉的地方，作为她机械的、經常的、永恒的散步的場所。她身上的高燒，絕望的高燒，把她不停地踐踏着草都烤焦了。

乔治·桑 1852年9月5日諾昂。

① 这里所說的是法里，一法里約合四公里半，約合九华里。本書所說的里，皆指法里，以下相同。

目 次

前記	1
原序	5

第一天

一 开端	7
二 旅行	15
三 乞丐	26
四 沼澤	33
五 磨坊	39
六 树上的名字	46
七 布朗西蒙	58
八 暴富的农人	67
九 沒有料到的朋友	78
十 通信	84
十一 农庄的午餐	96
十二 空中楼阁	102
十三 罗斯	111
十四 瑪塞尔	118

第二天

十五 遇見	131
十六 外交	138
十七 阿蕪尔河的淺灘	146
十八 亨利	155

第三天

十九 肖像	172
二十 爱情与金钱	175
二十一 磨坊里的童工	189
二十二 水边	196
二十三 加多西	207
二十四 疯女	221

第四天

二十五 莎飞	232
二十六 节日的前夜	242
二十七 茅屋	253
二十八 节日	263
二十九 兩姊妹	275
三十 立約	284
三十一 暗藏的詭計	292
三十二 駕輕車的人	300
三十三 遺囑	311
三十四 災禍	324

第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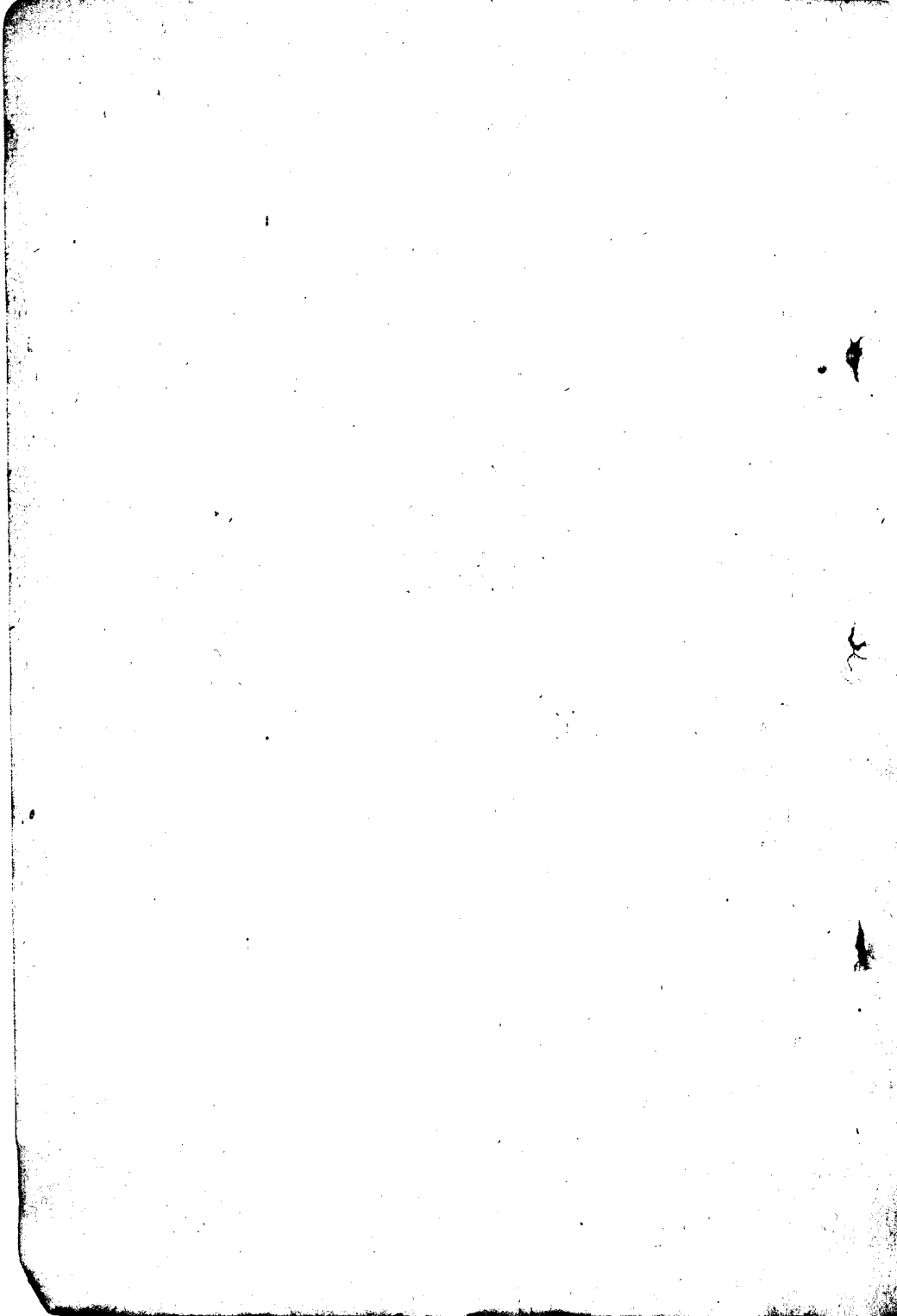
三十五 破裂	333
三十六 小禮拜堂	341
三十七 結局	344

給

索 朗 日^①

我的孩子，讓我們一道找尋吧。

① 作者的女兒。



第一天

一 开端

深夜，当聖—多馬—达甘教堂的鐘剛敲过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小黑影，沿着一堵高牆很快的溜了过去。这堵牆蔭蔽着一所美丽的花园，那样的花园在巴黎塞納河的左岸今天还找得着；它們位置在京城的核心，名貴得很。这一夜天气又溫暖、又晴朗，曼陀罗花正在盛开，發出馥郁的香气；在一輪皓月的光輝照耀之下，这些花树好像白衣的幽灵在那里挺立着一样。布朗西蒙府邸寬大的石阶的样式，还保留着往日光荣的气概；广大的，精心整頓的花园，更增加了这所靜穆的住宅表面的豪华。那时候府里窗內的灯光都已經熄灭了。

皎潔的月色，使得那个穿着丧服往前走的少妇很有些不安，尽管如此，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循着园子里最陰暗的小徑，向高牆末端的一扇小門走去，她为了純潔的爱情，不惜冒着败坏名誉的危險向那里走去，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这个爱情从此要合法起来，因为一个月以来她已經做了寡妇。

借着—大叢洋槐树的掩护，她悄悄地向一扇通到一条窄小僻靜的巷子的便門走去。她剛走到，这扇小門就打开了，被召来

赴幽会的那个男人跟随他的情妇，偷偷地溜了进来，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橘树园内一个亭子里，立刻把门关上。由于一种自然流露的真操感，年轻的布朗西蒙男爵夫人从她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漂亮的俄国制的小皮盒儿，敲出了一些儿火星，点燃了预先藏在一个角落里的蜡烛；那一个怀着畏惧和尊敬心情的年轻男人，天真地帮助她把这亭子的内室照明起来。他能够看见了她是多么幸福呀！

这菓树林里的暖房被厚厚的遮窗板牢牢的盖住；房里有一条长櫈、几口空箱、一些整理花草用的鏟鋤之类的用具，那枝小蜡烛因为没有烛台只好插在一个破损了一半的花盆上，这间小屋子里所有的陈设和照明不过如此。在过去的日子里，这现在被冷落了角落，却是某些侯爵夫人秘密幽会的场所哩。

她们后人，这个生有金色头发的玛塞尔，穿着得简单、素朴，正如一个贞节的寡妇应当打扮的那样。她的美丽的金色的头发拖到她的黑纱的围巾上面，成了她唯一的装饰品。像白玉一般的手和穿上缎鞋的脚，那种娴雅的姿态，是她贵族身份唯一的征象。大家可能把她认做是跪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的天然侣伴，大家会把她当做巴黎的朴素的女工。事实上确有这样的女工，她们的面貌尊贵得像女王，她们的行为真诚得像圣女。

亨利·列莫尔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这面孔不能说很美，可是很聪明、很高雅。他的黑黝黝的丰盛的头髮，把他棕黄的而且十分苍白的脸襯托得更加阴暗。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他是一个生长在巴黎的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体质文弱。他穿的衣服又整洁又朴素，表现出他身世的寒微。他的领带结得不怎么好看，说明他这个人不是天性不喜修饰打扮，便是经常另有特别操心的事情。他的棕色的手套也足够证实布朗西蒙公馆里的僕从

可能批評他的話：“这个人不配做夫人的丈夫，也不配做夫人的情人。”

这一对年輕人，年齡相差不远，在这亭子里，利用神秘的黑夜，度甜蜜的時光，不只一次兩次了。可是一个月以來，他們沒有會過面，極端的焦慮使得他們的戀愛暗淡起來。亨利·列莫爾惶惑着、顫慄着。瑪塞爾·德·布朗西蒙也害怕得打顫。亨利跪在她的面前，好像謝謝她賜給他这个最后的幽會；但是他馬上又站了起來，一句話也不說；他的態度是勉強的，差不多是冷淡的。

“到底會面了！……”她努力對他說起話來，同時向他伸出一只手，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吻着，動作是激動的，面貌上沒有絲毫快樂的光采。

“他不再愛我了，”她心中暗想，一邊把自己的雙手蒙住眼睛。她繼續保持靜默，恐懼得發抖。

“到底會面了？”列莫爾重複說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說‘這麼早就會面了’？我本想拿出勇氣來再等待一些時間；可是我沒有勇氣，原諒我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那年輕的寡婦說，同時懶洋洋地把雙手垂下來。

列莫爾看見她眼睛噙着淚水，就不免誤解了她悲傷的原因。

“啊！是了，”他說，“我是有罪的；我在你的悲哀里，看出來為了我你感到的懊悔。這四個星期的時間對我說來是那樣漫長，現在一定要叫我說它太短，我實在沒有這種勇氣。今天早上我剛給你寫了要求來看你的信，我便懊悔起來。我對自己的卑劣感覺羞愧，我責斥我自己強迫你放棄了廉耻心；我得着你的回信，那樣的嚴肅，那樣的好心，我懂得只是為了憐憫，你才同意我到這裡來的。”

“啊！亨利，你这样说，使我怎样的痛苦呀！你这是开玩笑呢？还是找一个借口？如果你只怀着这么一点儿的快乐和信心来看我，那末，你为什么要求来看我呢？”

那年轻人颤栗了一下，重新跪在他情人脚前。

“我宁愿忍受你的轻蔑和你的责斥，”他说，“但是你的善心使我难过死了！”

“亨利！亨利！”玛塞尔叫道，“你莫非已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啊！你的神气真像一个犯罪的人！你忘记了我，不然就是不了解我，这个我很明白。”

“没有忘记你，也不是不了解你；我尊敬你，我崇拜你，我相信你犹如相信上帝一般，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不能爱别人，这便是我永恒的不幸！”

“那很好！”少妇一边说，一边抱住沮丧的亨利的棕色的头，“这样地爱我，并不能算是甚么大不幸，因为我也是一样的爱你呀。听我说，亨利，我现在自由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我没有希望我的丈夫快快死亡，我也从没有想到，如果他一旦死去，我将怎样利用我的自由。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谈过那个问题；你不是不知道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在爱你，可是这样大胆地对你说出来还算是第一次哩！啊，我的朋友，你多么苍白啊！你的手冰冷，你好像是很难受似的！你使我害怕！”

“唉！”德·布朗西蒙夫人继续说，“我并没有像你所怀疑我的那些顾虑和良心上的不安。……”

“不，不，讲，讲下去，”列莫尔回答。在最甜蜜同时也最痛苦的感情的重压之下他感到无法支持。

“唉！”德·布朗西蒙夫人继续说，“我并没有像你所怀疑我的那些顾虑和良心上的不安。我的丈夫为着另外一个女人在